



朱赞卿像

甬上“书痴”朱赞卿

本报记者 陈青 通讯员 王伊婧

嗜书成痴

朱赞卿，名鼎煦，字赞卿，又字贊父、鄒卿、者卿、室卿，号别宥、香山。1885年出生于萧山朱家坛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庭，6岁入私塾，先后就读于萧山高等小学堂、绍兴大通师范学堂、杭州宗文中学，27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浙江省法政专门学校。毕业后的朱赞卿在出任了一段时间的法院推事（当时法官称“推事”）后，正式改业律师，在宁波鄞县地方法院辖区内执行职务。

从事律师这个职业，朱赞卿自有其抱负。他认为做一名公正的律师可以保障人权，伸张正义，有益于民众，“以为辩护之职，务申民隐，扬直抑顽，有益人群。”从事律师工作近40年，朱赞卿绝大部分时间待在宁波。他学兼中西，博识多才，法律业务精益求精，在辩护时，能处处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因此，声誉鹊起，成为甬上的名律师。

朱赞卿先生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。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浙江省文史馆馆员、政协宁波市委员会委员和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等职，在整理和保存地方文献资料方面，提出了许多的建言。

朱赞卿从小酷爱读书，做了律师之后，渐渐有了些积蓄，便萌发了

终成大家

藏书之念。同时，又由于律师这个职业的自由性，他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，从事自己热爱的事——藏书和研究著述，是亦为政而不幸于位，故得游心艺文。

他对藏书藏品的流传讯息极为关心，每凡遇到故家藏书散出，他不惜倾囊购之。同时，他利用办案之机，往来杭州、上海之间，购买所需书籍。

与一般藏书家专收《经史子集》四部藏书不同，朱赞卿在收购藏书方面往往独辟蹊径、慧眼独具。他广罗博收，名著稿本、读书札记、方志、医卫、历算、戏曲、宗教、民俗、音韵、字书、种草莳花等内容，多有所涉，亮点频现。他的藏书，多善本、珍本，为世人所瞩目，这当然是朱先生不惜重金，苦心收之功。遇到手头吃紧，又有难以舍弃的典籍时，他宁肯变卖家中财物也不放弃。民国《鄞县通志》记载：“尝邂逅得宋本《五代史记》，把玩校讎，喜而不昧。书友示以顾广圻手校《仪礼》，典衣买之，故人笑为书痴。”

朱赞卿的藏书中最得其“欢心”的“宝贝”之一，就是万斯同《明史稿》稿本。1934年，沙孟海获悉河南人有部《明史稿》要出售，在甬上藏家间奔走传告。当时，宁波著名藏书

楼伏跗室和蜗寄庐两家皆因价格过高而放弃。最终，朱赞卿东挪西借，凑足900银圆买了这部书。后来，又购得黄宗羲《明文案》手稿，他将两部书放入一个书柜，称之为“句章双璧”（句章为宁波古地名），爱惜不已。随后，《明史稿》经许多著名学者及版本目录学家、书法家鉴定，确认为万斯同的手稿本无疑。在这部书上，万氏编纂明史过程中的选择、取舍、分合、排列等，均清晰可见，因此，它便具有了清修《明史》重要底本的性质。由此可见，这部《明史稿》具有稀见的史料价值，弥足珍贵。

值得一提的还有顾校《仪礼注疏》。跑单帮书贾林云藻常去朱家向朱赞卿“推销”一些古籍和古董。

1944年的一天，林云藻给朱赞卿带来了万历二十一年监本《仪礼注疏》，十七卷，六册，书上有大量的批校题跋，并钤有“思适斋”“顾广圻印”诸印。原来，这是乾嘉时期最著名的校勘学家顾广圻的校本。黄跋顾校历来是藏书家争相收藏的对象，其文献文物价值不下宋本。

顾广圻是一位在校勘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学者，一生校书不下200多种，被学界誉为“清代校勘第一人”。这也是朱赞卿看到顾校《仪礼注疏》时激动不已的原因。顾校《仪礼注疏》是顾广圻30余年的心血，一直在行箧中伴随他辗转四方，不仅承载了他的学术成果，还凝结着他的生命光影，具有相当高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。然而，林云藻的

要价高得吓人。朱赞卿为了得到顾校《仪礼注疏》，前后历时半个月，往返六七次，以《宁波府志》《四明六志》《奉化县志》《镇海县志》《余姚县志》等作价6000元，又忍痛把房产出典，还搭上了一件大毛皮袄，复出钞币7000元，与易顾校六册，此事终得圆满。

相比于在搜集书籍上的不遗余力，朱赞卿全家生活却相当的节俭，他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收购藏书藏品。由是别宥斋藏书最多时达数十万卷，朱赞卿成为浙东卓有成就的藏书家、版本目录学家、文物收藏家和鉴赏家。沙孟海先生1950年撰《朱君生圹志》，云“甬上数藏书家者，前有范氏天一阁百年犹存；近则冯氏伏跗室，君之别宥斋，并致休声，为世引重。”



《明史稿》书影

没能幸免于难，毁于战火。宁波沦陷后，朱赞卿带着藏书辗转流离，历尽艰险，直至抗战胜利，所幸得以保全。

“文革”开始，朱赞卿因藏有满楼的“四旧”，受到不法不公的批斗和折磨，并被遣送回萧山原籍。而他的收藏，幸亏当地文化部门自行组织“红卫兵”，借“破四旧”之名，抢先一步把别宥斋藏书和文物藏品“封存”（实质上是保护）起来，暂存于天一阁，才侥幸躲过一劫。

1967年8月5日，朱赞卿抑郁而终，时年83岁。先生弥留之际，念念不忘他耗尽精力搜集和收藏起来的图书、文物，这些藏品的最后归宿成为他临终前最为挂心之事。他怀着无可奈何又对日后寄予希望的复杂心情，嘱托前来探望的挚友沈曼卿先生：“抄查的藏书藏品，日后倘能璧还，还是捐赠天一阁为好，俾使永久保存。”并对其亲属说：“予以善本遗之某，某决不能读，则有若无也。予下世后，某或货于人，未必得善价；即得善价矣，仅仅多挥霍耳。”

2008年9月，天一阁博物馆经多年的整理研究，编撰出版了《别宥斋藏书目录》一书，第一次全面完整地展示了别宥斋藏书的概貌，为众多浙东学术和宁波藏书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文献依据。

2009年，天一阁博物馆组织的“百年书楼的风雅扇面艺术展”走出国门，来到了法国的鲁昂市、意大利的维罗纳市展出，带去了东方含蓄及写意的传统文化之美，受到当地市民、艺术爱好者关注与欢迎。这其中有一部分展品就是来自别宥斋旧藏。

今年是朱赞卿先生诞辰130周年，又恰逢天一阁建馆450周年。9月24日，天一阁将举办“别宥斋珍——朱鼎煦先生捐赠精品文物鉴赏活动”，在先生所捐珍宝中择其精品呈现给世人，以慰先贤，以飨大众。此次活动为预约鉴赏活动，观众可以近距离观赏展品，同时在参观过程中将有天一阁的专家全程陪同讲解。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天一阁官方微信预约报名。

活动所展出的古籍除了前文提及的《明史稿》和顾校《仪礼注疏》，还有明末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《集韵》十册。《集韵》为研究音韵小学的经典著作，是一种根据韵部分类兼有形、音、义解释的字书，是我们今天研读古汉语文字音韵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。此书所用纸张为洁白

如玉、表面砑光的宫廷桃花纸，墨色光泽如点漆，楷字方正丰满有神采，界栏及小字抄写整齐细致，纤毫入微，晶光耀目，向来被目为“下真迹一等”的珍品。这三部古籍均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。

除了古籍，展品中还有明代书画奇才徐渭的书法作品《白燕诗》，清代画家沈铨的工笔画《猫菊双鸟图》，“竹鹤老人”何澄的《溪山雨霁图》这三幅书画精品。另外，此次将要展出的还有一款晚清时期的琥珀铺首衔环三兽足盖炉、一款清代哥窑款提梁紫砂壶、一款清代青白玉松梅树杆瓶，都是不可多得的存世佳品，相信可以让众多参观者一饱眼福。

涓涓细流，终成大海。今天我们纪念朱赞卿先生，感佩其高深的学养和眼光，感念他在战火纷飞的乱世为抢救保存典籍而付出的辛劳和心血，感谢他秉承弘扬了宁波藏书家的化私为公、惠及社会的胸怀与奉献。正是有了前人们坚韧不拔的追求、付出、坚持甚至牺牲，千千万万的中华典籍才得以传承和传播，时至今日，我们还能够目睹、手抚、心悟我们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，使文化薪火相传，绵延不息。

斯人已逝，馨德长存。
(参考文章：梁启东《别宥斋与天一阁》、骆兆平《别宥斋藏书与赠书》、袁慧《朱赞卿和他的藏书楼别宥斋》)
(照片由天一阁博物馆提供)



朱氏后人捐书天一阁

天一情缘

化私为公

宁波自南宋明清以来，爱书、藏书、读书之风鼎盛，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著名藏书楼、藏书家。而对于成为藏书楼典范的天一阁，后世的众多藏书家除了景仰、效仿外，更纷纷给予关注和关爱，尽自己的一份心意和责任。朱赞卿先生就是与天一阁结缘深厚的其中一位。

1928年，朱先生协助林集虚编纂《目睹天一阁书录》，约定林集虚以十天为期，由于时间紧迫，另又邀镇海吴文莹、范氏后人范寅集共同登阁，协助写录。

1932年至1936年，朱赞卿任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及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委员。1933年9月，宁波遭强风暴，天一阁宝书楼东墙一角倾颓。同年10月，鄞县文献委员会发议由公家筹款兴修，成立重修天一阁委

别宥藏珍

惠及社会

目前，天一阁馆藏的30万卷古籍中，有三分之一来自朱赞卿先生的别宥斋。天一阁入选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的137种古籍中，52种来自别宥斋旧藏。另外，朱赞卿先生还向天一阁捐赠了1700余件历代书画、瓷器、玉器、古玩等文物，对提升天一阁藏品质贡献巨大。

天一阁在接收了朱赞卿先生的捐献后，对这些文物藏品开展了全面而持续的保护、整理、研究，并通



清琥珀铺首衔环三兽足盖炉



清碧玉款提梁紫砂壶

沈小宝：

痴心地方文史的“草根作家”



沈小宝 文/摄

作品，互相呼应，是关于王安石的文学化和通俗化的研究成果。

清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，是宁波的多事之秋。英人入侵宁波与宁波开埠等大事相继发生，致使民族矛盾加剧，阶级矛盾激化，社会处于动荡之中。宁波地方史志记载了此间所发生的三次大的农民运动，即鄞南周韩村周祥干领民请愿的“粮案”、鄞东石山弄村俞能贵和横泾村张潮青反抗官兵下乡围剿的“盐案”，以及东钱湖人史致芬领民反抗钱票缩水、粮价高扬的“平贴水”“平粮价”的运动。把这三大历史事件重现出来，成为沈小宝的心愿，于是，从大量史籍中“淘金”，成为他的案头工作。至今，前两个事件已在他的小说《盐粮悲歌》中得到了反映，后一件事也正在继续写作之中。

《盐粮悲歌》创作历时三年，书中描述的民变事件发生在清咸丰年间，事件导致200多名官兵丧生，而事发地就在沈小宝工作单位附近的邱隘盛垫桥边。一件因官府处理不当的小事最终酿成民变，死了那么多人，而且就发生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上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意义上来说，都有可资探析、警示的地方。这段历史对沈小宝的震撼很大，于是，他埋头搜集资料，写成了这部长篇历史小说。

结缘文字
人生充实无怨无悔

提及小说创作，沈小宝说，其实之前早有积累和尝试。

1981年下半年，当时宁波农村正是全面推行联产到户责任制的试行时期。分田到户后还要不要开展民兵工作？带着这一课题，沈小宝创作了一篇短小说。以发生于台风暴雨中民兵排除水库险情、抓盗牛窃贼的“夜中抗台”之事为背景，演绎了小冬爹从反对小冬当民兵转为支持这一主要故事情节，阐述了民兵工作的重要性。同年11月2日，《解放军报》副刊《民兵》作了全文刊登。

曾几何时，农民大量施用化学农药，对环境危害日益加重。对此，在横溪区公所编辑《农技半月谈》的沈小宝，写了一篇题为《甲胺磷分子的对话》的科普小说，阐述了科学施药、不滥用农药的重要性。此小说被《浙江科技报》于1983年8月4日录用。

至于后几部书稿的写作，沈小宝也不是心血来潮，而是在生活的积累与工作的经历基础上厚积薄发的。如《百步神剑》的原稿写作于20世纪70年代，这个讲述“百步神剑”显世、斩除妖魔、弘扬正气的神话故事，于是，他潜心创作了神话小说《百步神剑》，将东钱湖的自然美景、历史人物、史事典故、民间传说等囊括其中，营造了东钱湖美妙绝伦又神秘莫测的仙境世界。这部作品同时也是制作电影、电视的绝佳题材。

王安石被列宁称为“11世纪伟大改革家”，而王安石的改革实践始于鄞县。沈小宝积多年研究精心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《王安石在鄞县》与读史札记《王安石鄞县之谜》，不仅填补了人们对王安石知鄞经历认识的不足，且论证、剖析了不少王安石在鄞县从政时的谜题。这两部

已是省作家协会会员的沈小宝说，“我写作，是想为后人留下一点可供参考的墨痕。”



沈小宝的作品